

不要偷窥邻居
知道太多会变成连环杀手

Mister X

(美) 约翰·卢兹 著 李同良 译
John Lutz

X先生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约翰·卢兹最新惊悚小说震撼上市
荣获艾伦·坡奖、夏姆奖、金迪林格手枪奖

Mister X



X先生

(美) 约翰·卢兹 著 李同良 译

John Lutz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X先生 / (美)卢兹著; 李同良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5

书名原文: Mister X

ISBN 978-7-5108-1428-0

I. ①X… II. ①卢… ②李…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6912号

MISTER X

AUTHOR: JOHN LUTZ

Copyright © 2010 BY JOHN LUTZ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JIU ZHOU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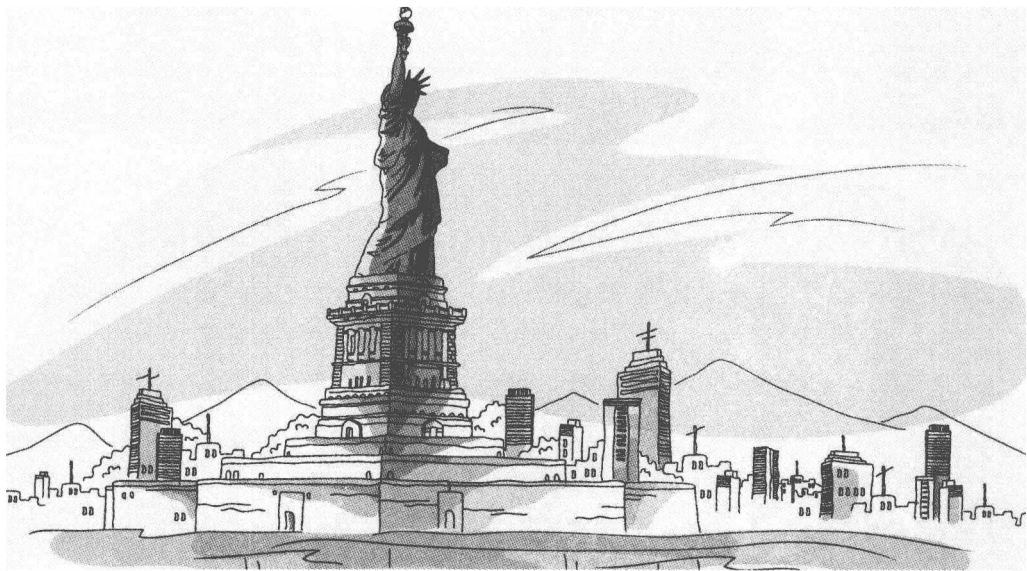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2244

X先生

作 者 (美)约翰·卢兹 著 李同良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5
字 数 32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428-0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部

你为何值得我如此怀念
夜不能寐
日不思眠
一往情深泪潸然

——摘自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②，《哲学家》

注：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1892-1950），抒情诗诗人，剧作家以及第一位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女性。托马斯·哈代曾经说过美国有两大吸引人之处：摩天大楼和埃德娜·圣文森特的诗。



奎因从桌子底层的抽屉里找到一盒回形针，正在直起身子的时候，看到那位已经被杀身亡的女子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她进来的时候悄无声息，着实将奎因吓了一跳。

按照普通的审美标准来看，她算不上漂亮，但也算吸引人。直挺的牛仔裤包裹着瘦小的臀部和纤细的双腿，白色无袖罩衫下一对不大的乳房若隐若现；棕色的头发长及肩部，深棕色的眼睛微微外凸；除了嘴巴有点大，牙齿稍微外凸之外，五官还算匀称。她左侧腋下夹着一个里面似乎装着剪报的黄色文件夹，右手拎着一只棕色的皮挎包，带子被攥在一起当做提手。她先前在电话里说她叫蒂芙尼·凯勒。假如她还活着的话，奎因想，那她应该已经快三十岁了。

她脸上带着略显冷酷的表情，似乎刚刚遭到羞辱，正要予以还击。

突然，她的那只大嘴弯成弧形，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冷酷的表情顷刻间消失，仿佛那样的表情难以长时间挂在她的脸上似的。奎因觉得他瞬间看到了另一个人。

“你是弗兰克·奎因探长，我想。”

“叫我奎因好了，”他说，“就像门上写的那样，‘奎因联合侦探社’。”

“我知道你已经不再为纽约警察局工作了。”她说。

“要坐下吗？”他问道，用一枚回形针指着放在桌子前面的一把胡桃木椅子。

“我还是站着吧，谢谢。”她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我叫蒂芙尼·凯勒。”

他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一边伸出右手摸索着去拿他一直用来装回形针的那个玻璃烟灰缸。“你之前打电话预约这次会面时，说你叫蒂芙尼·凯勒。你和那个连环杀人案的受害者是同一个人吗？”

“应该是的。”

他直愣愣地看着她，将小盒子颠倒过来，将回形针倒入烟灰缸中。听到回形针碰到烟灰缸发出轻微的嗒嗒声时，他知道击中了目标。“对不起，但是，你难道没有死吗？”

“应该没有死。”

眼前的状况让奎因感到迷惑，他将倒空的回形针盒扔到桌子下面的垃圾桶里。盒子落在新近切碎的纸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蒂芙尼？”

“我想让你找到那个卡夫。”

卡夫是一个连环杀手，已经杀死五个人。五年前最后一位被害者被杀死之后，他突然停止了杀戮。和绝大多数的连环杀手一样，他只杀害女人。受害者的喉咙被切开，乳头被割掉，乳房下边刻着大大的“X”。

当时，奎因因为处理一起酒馆抢劫案时被枪击正在养伤，所以没有参与卡夫谋杀案的调查。他通过报纸和电视跟踪相关的消息，由于卧床休养，所以对此事也并未予以特别的关注。奎因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如果他记忆准确的话，那么蒂芙尼·凯勒应该是卡夫的最后一位受害者。

他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更加专注地打量着眼前的访客。

他审视的目光并没有让她退缩。

“其实，我是蒂芙尼·凯勒的孪生妹妹。”她说。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问道。

她的嘴巴咧得更大，洁白的后槽牙都露了出来。奎因想，她可能从来没有得过蛀牙。这样灿烂的笑容让她看上去像一个拉拉队员。即使坐在球场最偏远的位置，你也会被她的表情所感染。

“我想，卡夫的一位受害者亲自请求你调查这个案子可能更有说服力。”她说。她讲话时略带口音，语调很平，而且有点拖音。她不是来自东北部地区，可能是中西部的某个地方，生产玉米的地方。“我叫克雷西。克雷西·凯勒。我的姐姐和我是以妈妈最喜欢的八十年代的歌星克雷西·海德和蒂芙尼命名的。”

“蒂芙尼什么？”

“她没有姓。有些艺术家不用姓。”

“我遇到的一些艺术家也不用姓。”奎因说。

“像小偷、骗子这一类人吗？”

“啊哈。还有演员。”

“我不是非要装成蒂芙尼，”她说，“我只是想让你——哪怕只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能够和她面对面。一个受害者想让杀害她的那个凶手被公正地审判。”

“一个情绪化的请求。”

“你说得没错。”

“在这个世界上，公正是很难获得的，克雷西。有时甚至很难给它下定义。那需要大量的工作，花费很多的钱，即便最后找到了，我们也未必会喜欢。”

“或许我们会为它感到骄傲。”

没有设身处地的感受，所以奎因很难否认。

“我有办法支付你的费用。”她说，“我出钱就是想要查清楚，是谁杀害了蒂芙尼，并让凶手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这听上去令人惊讶，不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得到这笔钱，为什么要赢得‘纽约大都会区三猴超级大奖’的原因。”她将身子的重量从一条腿转换到另一条腿上，胯部向外凸出。“就是一排三个猴子，一共三次。”她说，语气里透着自豪。

“你玩那个？”他说，想着她谈论的一定是那种老虎赌博机。

她那只承重脚不停地转动，仿佛在漫不经心地碾碎一只虫子。脚上穿的橡胶凉鞋好像让她的脚感到不舒服。“我玩的的确是那个

东西。一枚幸运的硬币，加上充分的理由，我就赢了十三万九千美元。”她的脸上笑开了花，“就算税后也是很多钱。”

“在纽约也是一大笔钱。”奎因说。他再次将身子靠在椅背上，这一次往后靠得更用力，致使椅子吱嘎乱叫，警告他可能会人仰马翻，使他为调戏危险而付出代价。他说：“你现在是有使命在身呀。”

“的确如此，奎因先生。不要让我去找警察，因为我已经找过他们。他们不感兴趣。卡夫谋杀案过去太久，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不想让别人重新提起他们永远侦破不了的系列谋杀案。”

“官僚们痛恨提到他们的失败。”

“我对他们恨什么、不恨什么不感兴趣。我关心的只是为蒂芙尼伸张正义。”

又是正义。

“肩负使命的人让我感到害怕。”奎因说，心想他们之间应该有很大的谈话空间。但是他的话倒是真的，他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你不是纽约人。”

她看上去有点惊讶，用舌头舔了舔红红的大嘴巴。“那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多大关系。”奎因说。他用一根食指轻轻敲击着右眼下方的颧骨，微笑着说：“我可是训练有素的侦探。”

克雷西将椅子往桌边拉了拉，然后坐下来。她两条腿紧紧并拢，仿佛她穿的是一条裙子，或者仿佛她心想奎因可能会窥视她牛仔裤包裹着的大腿，然后变得疯狂而攻击她。“我来自俄亥俄州的霍利菲尔德。当然，蒂芙尼也是。那是一个小镇。镇上有一家化工厂和一家名叫‘轮特强’的卡车轮胎制造厂，镇上的大多数人都在那两家工厂上班。蒂芙尼在化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来到纽约，她想当一名演员。但是却被杀害了。”克雷西的脸上露出了坚毅的表情。她紧闭双唇，被包裹着的外凸的牙齿使嘴唇变得惨白，但这种表情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瞬。“我要案情大白天下。”

“还有复仇？”

“是的，没错。你应该知道，奎因先生，双胞胎中的一个死了，那另一个差不多也已经死了。蒂芙尼被害了……噢，简直就像是同时发生在我们两个人身上一样。双胞胎的死亡很特别。”

“对每个人来说，死亡都很特别。”

克雷西在椅子上往前倾身子，双手放在膝盖上。她的指甲很长，保护得很好。手指上没有戒指。“警察将卡夫谋杀案称作旧案，奎因先生。我想让这桩案子重新被调查。我想让我的使命变成你的使命。”

“你需要再考虑考虑。”奎因说，“纽约警察局的警察不是傻瓜。不管怎么说，最起码绝大多数时间不是。只是五年前他们未能破获卡夫谋杀案。”

“我读过有关你的介绍，奎因先生。说起系列谋杀案，你比警察聪明，比任何人都聪明。”

“你现在让我感到脸红。”

“我怀疑是否主要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她说。

“你现在又开始侮辱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指的是你的经历，你成功的事实。”

“又开始赞扬了。接下来我得到的将是鞭挞。”

“我非常信任你，我也想把钱投在你身上。”克雷西说。

“调查一桩旧案，时间已经过去……现在更难破了。我不能向你承诺太多。”

“我对承诺不感兴趣，”克雷西说，“我只关心结果。像你一样。”笑容重新浮现在她的脸上，语气中还带着些许的揶揄。“他们说你在乎结果。你会绕过一些警察不敢绕过的规则。你是一个永不放弃的猎手。”她的身子在椅子上又往前挪了挪，仿佛要跳过桌子，将他一口吞掉。“怎么样？”

“我放弃。我能怎么样？”

“你的回答当然是‘是’。”

“我猜，我本不应该让你来替我做决定。”

他注视着她将那个靠在桌腿旁的破皮挎包括起来，将手伸进去寻找她的支票本。

他没想阻止她。他清楚地知道她是正确的。既正确又幸运。这正是为什么她能够赢得“纽约大都会区三猴超级大奖”的原因。

他赢过什么呢？

2

一切发生得太快，眼睛都受到了蒙骗。

珀尔·卡斯纳，现在的身份是服务员，此刻就站在萨米牛排店昏暗门厅的一侧，对于刚刚看到的情况，她并不敢确信。

她确认自己位于琳达的视线之外，她耐心地等待着。琳达是一位身材苗条、精力充沛的女孩，自然的卷发在她的耳边不停跳动。她是这家餐厅比较忙碌的服务员之一。客人们对她十分迷恋。

在为另一个客人刷卡时，她从容地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黑盒子一样的东西放在柜台上，将客人的信用卡又在上边刷了一次。

然后，小盒子又被放回到围裙口袋里。

她的动作迅速又麻利，只有紧盯着她的动作才能够看清楚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

珀尔慢慢往后退，脸上露出了微笑。

第一次观察琳达时，她就知道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琳达凡是有机会单独处理客人的账单时，都会将客人的信用卡刷上两次，第一次是合法的，第二次就是用藏在围裙口袋里的那个装置将信用卡的卡号记录下来。几天之后，客人们的名字和卡号就会被用来购买其他商品。当客人们最后意识到发生的情况并通知信用卡公司时，

他们已不大可能将卡号失窃与不久前在萨米牛排店吃晚餐联系在一起。

珀尔在别人都不注意的情况下离开了门厅，在铺着白桌布的餐桌中间迂回穿行走过餐厅。她身高稍稍超过五英尺，黑色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和黝黑的齐肩长发使她显得楚楚动人。珀尔总能吸引男性的注意，当男人们投去关注的目光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娇小而曼妙的身姿；她的脚踝匀称，腰身纤细；她的胸部过于丰满而显得不那么时尚，不过这也只是时尚界的观点而已。

见过珀尔的人都没有表示过失望。

她向一个隔间走去，一位身材瘦长、但肚子凸出的男人懒散地坐在里面。他穿着皱巴巴的西装，面前放着满满一盘蘑菇开胃菜和一杯已经喝了一半的马提尼酒。他年过半百，有点秃顶。珀尔开始假扮服务员时，他也开始假扮一个有酗酒倾向的食客，他总是点一份开胃菜作为单独饮酒的借口。这比在吧台喝酒要好，那里绝大多数都是四十岁以下的人，边看棒球转播边讨论。讨论的声音很大，有时候还很生气。他们对使用兴奋剂真的感到很愤怒。

这位独处的饮酒者名叫拉里·费德曼。在纽约警察局时，他一直和奎因搭档工作，后来又一起在南曼哈顿的命案组当侦探。他已经退休。当奎因成立“奎因联合侦探社”时，他正住在佛罗里达，而珀尔正在曼哈顿下城区的第六国家银行当保安。

他们两个都是停下手中的工作，以“奎因联合侦探社”小股东的身份过来为奎因工作的。他们算是合伙人。

餐厅老板萨米·卡米纳托雇用“奎因联合侦探社”来调查他表弟的VISA信用卡卡号被盗事件。在他的表弟将那张信用卡剪成六片不让他的年轻妻子使用之前，他唯一使用过那张新卡和新卡号的地方就是萨米的餐厅。

奎因将珀尔和费德曼派去调查这个案子。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萨米牛排店进入了自己的角色。现在，他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信用卡卡号漫游的答案。秘密就在琳达的围裙口袋里。珀尔觉得非常丢

脸，因为她喜欢琳达，琳达像小狗那样招人疼爱。她或许是被人利用了。

“看来是琳达干的。”珀尔对费德曼说。

他面无表情地说：“我很惊讶。她看上去是个好孩子。”

“也许是，但她这样做却无法让人原谅。竟然在围裙口袋里藏了一台读卡器。”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但还是没有看到。”费德曼说，“她的动作的确非常娴熟。”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她肯定干过很多次了。”

“我们现在不要惊动她。”费德曼说，呷了一口杯里的马提尼酒。“让她多复制一些卡号，为指控她积累证据。”

“看着她违法吗？”

“没错。”

“那我们不就成帮凶了吗？”珀尔问道。自从她成为侦探社的合伙人，合法的费用不再由纽约警察局支付以来，她变得非常谨慎，尽量避免自己和侦探社惹上麻烦。她之所以这样说，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她喜欢琳达，不想让她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费德曼说，“但是除了我们两个人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一点。就你和我，珀尔，我们不会互相出卖的。”

“我怀疑你只对了一半。”珀尔说。

她一直等到打烊前的一个小时才打电话给纽约警察局。琳达被逮捕了，警察从她的围裙口袋里搜出了那台读卡器。里面存有当天晚上来此就餐并使用信用卡付账的五位客人的名字和卡号。该死的证据！

被带离餐厅时，琳达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大声控诉一个叫博比的家伙，说这一切都是他指使的。珀尔相信她说的话。

“男人！”珀尔说，一脸轻蔑厌恶的神情。

费德曼未做任何评价，只是站在那里，心想无论如何偷盗卡号的违法事情是琳达做的。

萨米有些震惊，激动地告诉他们，他会马上把给侦探社的支票寄出去。珀尔和费德曼在大约十一点钟时离开了餐厅返回各自的公寓。他们需要将自己的调查报告写出来，明天交给奎因，而奎因也会吩咐珀尔将一张账单寄给萨米，尽管这张账单可能会和萨米的支票在邮递过程中交汇。然而，公事就得公办。

费德曼和珀尔来到餐厅外面，珀尔挥动着手臂向出租车招手示意。此刻的温度依然有八十华氏度^②，空气闷热，似乎马上就会下起瓢泼大雨，而不是毛毛细雨。

吸引出租车司机的目光从来都不会花费珀尔太长的时间，所以他们马上就要分手了，费德曼将朝相反的方向走过两个街区去搭乘地铁。

珀尔一只脚站在人行道上，另一只脚伸到街上，挥着手，整个身子似乎都在摇动。

果不其然，一辆出租车的刹车灯亮起，随即掉转车头进入珀尔这边的车道，吓得正常行驶的汽车按着喇叭左躲右闪。出租车沿着路边专用车道开了半个街区，然后嘎的一声停在珀尔身边。

“或许那个博比，”当珀尔坐进出租车的后座时，费德曼说，“是一个女人。”

珀尔对他怒目而视。“亏你想得出来，继续做梦吧。”

没等他回答，她就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费德曼看着那辆出租车又一次汇入车流之中。他不知道珀尔是否总是这样，生来屁股上就长着刺。她是那么的精明，但是总爱爆粗口，招致麻烦。真是一种浪费！她在纽约警察局里始终没有他混得好。费德曼是一个稳重、勤奋，而又称职的侦探，虽不善投机钻营，但也足够聪明总能置身事外。但对于珀尔来说，置身事外却是她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她做不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珀尔是个女人，而且还有着那样的容貌。

注：相当于三十摄氏度。

她的美貌总能吸引一些非分的关注，而她又容易头脑发热难以恰当地予以处理。她曾经在纽约商业区的一家酒店里将纽约警察局里的一位探长狠狠地揍了一顿，只因为他碰了她身体上某个不该碰的部位。仅这一件事就足以把她的事业毁掉。情况虽然没有糟糕到那种地步，但是她的船却从此出现了一个窟窿，她不得不经常交保释金才能使她的船不致沉没。这就是为什么她最终离开纽约警察局，到银行当了一名保安的原因。她能够用友善的态度对待客户，虽然每次只有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但这也足够保证她工作无虞。然而，在第六国家银行她从未感到过快乐。她非常怀念那些挑战、行动、制服坏蛋时的满足感，甚至还怀念危险。

费德曼在佛罗里达追逐那些难以捉摸的高尔夫球，或者在墨西哥湾垂钓并拖出他甚至叫不上名字的海洋生物时，也在怀念着原来的生活。

像珀尔一样，他在等待奎因的召唤。

费德曼朝珀尔离开的方向微笑了一下，然后迈步离开。他的衬衣右侧衣袖的袖口敞开着，每迈出一大步，袖口就像投降用的白旗那样呼扇一下。即使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似乎也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萨米牛排店的免费马提尼酒和开胃菜应该是不会再有了。



第二天上午，他们三个人在奎因联合侦探社的办公室里碰面。说是办公室，其实里面只不过摆放着几张桌子而已。奎因坐在自己的桌子后面，珀尔和费德曼坐在面对着他的椅子上。斜斜的阳光透过装有

铁栏杆的窗户照射进来，使得房间里热烘烘的。放在角落处的一张桌子上的咖啡壶突突作响，空气中弥漫着新咖啡豆浓郁的香气。

费德曼已经将西装外套脱了下来，无精打采斜着身子坐在桌边。他做着笔记，衬衣右侧袖口已经敞开。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因为他写字的时候，手腕在纸上蹭来蹭去会把扣子蹭开。一道光柱正巧照射在珀尔的身上，使她看上去更加楚楚动人。光柱里上下翻飞的尘埃颗粒清晰可见。奎因希望，像他总是希望的那样，他们曾经一起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没有结束。他喜欢这样想。但是对于珀尔来说，他知道她更乐意认为，那一切无论如何都已经彻底结束。她可能是正确的。

奎因已经将克雷西·凯勒留给他的剪报复印了两份，此刻他又将情况向他们两人作了介绍。珀尔和费德曼认真地听着。这应该是他们都比较喜欢的那种调查——一系列谋杀案而不是信用卡盗窃之类的小案。在抓捕罪犯、匡扶正义的侦探生涯中，破获这样的案子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成就感，感觉自己有了用武之地。只是这个案子距今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他们清楚重新调查这桩旧案将会困难重重，捕获卡夫的机会十分渺茫。

“我读过很多关于双胞胎之间有心灵感应之类的材料，”奎因介绍完之后，珀尔说，“我很想说那全是瞎扯淡，但又不是那么确定。”

“我看不出双胞胎之间的心灵感应与这桩案子有什么联系。”费德曼说，“当然，除了能够鼓励我们的委托人。”

“这样的联系已经足够。”奎因说，“想一想现在给我们开支的已经不再是这座城市，”他看着珀尔，“或者某家银行了。”

开办这家侦探社对他们三个人来说，是在铤而走险，他们很清楚这一点。

他们明白，即使辛苦工作他们也有可能一分钱都挣不到。

好一会儿都没人说话。

“这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沉默，我应该没有听到有人说话吧。”珀尔终于开口说道。

费德曼一直在往他的黄色铅笔上增加牙印，抬头瞟了一眼珀尔。“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再沉默一会儿了？”

“关键是，”奎因说道，“不管我们的委托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只要符合法律和道德，我们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酬金。”

“能拿到一半就不错了。”珀尔说。

她的话未被理会。

“你提到说我们的委托人曾经中了什么大奖？”费德曼对奎因说。

“老虎赌博机之类的东西。她获得什么三连胜，暂时有了钱。她因此才想着把这笔钱花出去。”

“一对神秘双胞胎的生意。”珀尔说。她也一直在做笔记。她用铅笔头上的橡皮轻轻敲着一颗门牙。“我还记得卡夫谋杀案以及它们是如何让警察狼狈不堪的情景。整个事件你也非常清楚，奎因。你认为我们真的有可能找到那个杀手吗？”

“有机会。真的。”

“假如能够从纽约警察局搞到这桩悬案的卷宗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费德曼说。

“现在，”奎因说，“我想纽约警察局不会那么愿意配合我们。这一点可以理解，他们不想让我们把他们未能解决的问题重新翻出来。”

“或许你可以找伦兹谈一谈。”珀尔说。

哈利·伦兹是纽约警察局局长，他们三个人的老相识。他是一个不知廉耻、野心勃勃、一心只想往上爬的腐败官僚。“假如我们五年之后又着手调查并破获了这起系列谋杀案的话，那损失最大的可能是伦兹。”奎因说，“在哈利眼中，那将会使纽约警察局的人看上去像一群笨蛋。”

“这又不是第一次。”费德曼说，“所以，他还有什么好损失的。”

“政治资本。对伦兹来说，那就像失去了他的血液一样。事实上，那就是他的血液。”奎因用手拍打着后脖颈，身子猛地向后靠去。可能用力太大，珀尔注视着他，想着这一次他可能会人仰马翻。